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在醒来的土地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在醒来的土地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48261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48268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叶辛

页数：37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在醒来的土地上>>

内容概要

这是叶辛1982年创作的第四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在文坛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严欣，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，到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寨上，来看望他初恋的情人郑璇。

而当年的女知青郑璇，已是一个孤凄的寡妇，还抚养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小莺莺，在偏僻的沙坪寨上，过着贫穷难熬、度日如年的日子。

一个美貌的上海女知青，一个曾经被评为先进典型、众人学习榜样的标兵。是如何沦落为颇有心机的农民汉子的妻子，又心甘情愿当一个农妇呢？

心中始终惦念着她的严欣要解开这个迷，他还要动员她带着女儿跟着他一起到省城里去，彻底地改变他的生活状态。

可郑璇有顾虑，她顾虑自己的寡妇身份，顾虑已和老农生下了一个女儿，顾虑给前程远大的严欣增添麻烦。而更主要的，是她心里有着沉重的负担，精神负担。

严欣执着而顽强地希望她醒悟过来，觉醒起来。她会跟着严欣走吗？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叶辛，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，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，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杂志主编。
1990年回到上海。
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、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1977年发表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。
著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、《三年五载》、《华都》、《缠溪之恋》等。
另有“叶辛代表作系列”3卷本；《当代名家精品》6卷本；《叶辛文集》10卷本；《叶辛知青作品总集》7卷本；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3卷本等。
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；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；由本人根据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在醒来的土地上>>

书籍目录

总序：永在流动的青春河在醒来的土地上代后记：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章节摘录

在醒来的土地上一乌云重重地压着山头，峡谷里的冷雾和山野间的寒气凝成了浓浓的暮霭，笼罩在沙坪寨的上空。
晚秋的风寒冽冽的，吹得细毛雨都飘斜了。
一眼望出去，山岭、坡地、村寨、峡谷显出一种萧条凄凉的气氛。
枯萎了的包谷叶，在风声里发出“啪啦啪啦”单调的响声。
沾脚的泥泞道上，愈加幽暗难行。
一个人影踏着牛蹄子踩烂了的稀泥浆路，肩背一只黑色人造革两用包，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沙坪寨。
脚踏上麻石铺的寨路时，他略停了一下，显然是不想遇见寨上人：他顾不得抹一下被细毛雨淋湿了的头发，更顾不得绞一绞湿透了的“涤卡”上衣，拐弯走进一条窄弄，朝原先是老光棍罗德益住着、后来是罗德益的女人、现今守着寡的郑璇家匆匆走去。
在这擦黑时分，沙坪寨上又静悄悄的，没见到个人影，他总以为自己的行踪没被人看到。
哪晓得，就在他踏进郑璇家院坝之后，沙坪寨上就争相传开了“原先在寨上插队的严欣，钻进小寡妇屋头去罗！
”天快黑了，小伙子严欣走进孤家独户的郑璇屋头，怎不叫人心奇，不叫人猜疑嘛！
一些撑饱了肚皮没事干的懒婆娘和起哄小伙，悄悄地踅到了郑璇家坝墙后头，来偷听壁角，偷看“西洋镜”了。
严欣一脚踏进郑璇家的泥院坝，就收住了脚步，锁紧眉头，惊惧地瞪大了双眼。
泥院坝里坑坑洼洼的，这里一滩污水，那里一堆炉灰，鸡屎、猪粪满院坝都是。
干枯的黄豆秆、给四季豆爬藤的细树棍，胡乱堆在发黑的屋檐下。
一挑断了箍的粪桶，口朝外斜倚着墙。
一大串倒干不于的蕃薯藤藤。
垂吊在山墙那儿的椽子上。
严欣的呼吸急促了。
他曾在沙坪寨插队多年，心里很明白，即使再穷的人家户，也会有个三合土院坝；家里稍稍有点劳力的，都能整几块青石板，铺砌成一个石院坝，用来晒谷子、晒养麦。
郑璇家连个三合土院坝也没有，可见她贫困到啥程度了。
从半开的薄杉板门里，传出一个女娃儿尖厉的哭声，打断了严欣的思索。
严欣抬起头来，借着尚未黑尽的天色，望着面前的那幢房屋。
按说，这幢破烂茅屋是他认识的。
当年罗德益住在这里，他作为一个知青，也来串过门。
下半截是黄泥巴冲出的干打垒厚墙，上半截是薄杉木板子拼凑起的板壁，顶上盖的是麦草。
不是嘛，朱福玲告诉他时，他就是这样想到眼前这幢屋子的。
可现在走近了一看，严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下半截的泥墙已经裂了好些缝缝；有一道大缝，伸得进一只拳头去。
泥墙上的黄泥，经风吹日晒，脱落了好多，以致墙上显出一个个的坑坑。
上半截拼起的杉木薄板子，已经歪斜了。
最骇人的是屋顶上的麦草，都已经发酥发黑。
在集体户茅屋住过的严欣，心里很清楚，这样的屋顶，一下雨满屋都漏。
严欣的心揪紧了。
在这样的屋头，郑璇是在怎样生活啊？
他慢慢地移动脚步，朝铺着一小块石板的屋门口走去。
女娃儿的哭声愈加响了。
严欣的心中很是疑惑，黑洞洞的屋里，怎么不开电灯呢？
郑璇不在家吗？
他正要张口问话，忽听到屋里传出低微的、喃喃自语般的哭诉声：“老天爷，菩萨啊，叫我咋个活下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去啊！
求求你显显神灵吧！
”这是郑璇，是她的声气。
严欣浑身通了电一般直僵僵地站着，头脑“嗡”一声热了起来，心也跟着“砰砰砰”骤跳着。
哪怕离别的时间再长再久，他也能在一刹那间辨别出她的声音！
他吸了一口气，嗓音颤抖地朝着屋头说：“怎么不开个灯呀？
”说着，他把半开的薄杉木板门推开，一步走了进去。
一阵脚步声慌乱地响到门前来了，小女娃儿还在哭，郑璇的声音惶恐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找谁？
”“我找你，郑璇。
”严欣尽可能镇定地道。
“啊……”严欣看见冲到他跟前来的身影，随着一声惊呼往后连退了好几步，他连忙解释：“是我哪，郑璇，我是严欣……。
“嚓”地一声，一根火柴划燃了，严欣看到郑璇那只抖抖索索的手，移到小方桌上那盏油灯旁。
油灯点亮了，郑璇用熄了的火柴杆拨动了一下灯芯，火焰往起跃了一跃，屋内更亮了些。
油灯摇曳跃动的光影里，严欣绞着十个手指，盯着郑璇。
这难道是她吗？
这难道是严欣当年热烈地爱过的郑璇吗？
她的脸庞瘦削，脸色青黄，下陷的眼睛四周黑黑的一圈，呈现出极度的憔悴、疲乏。
无论是她微见蓬乱的头发，无论是她尖尖的下巴，无论是她额头上的那些抬头纹，都掩盖不了她那股秀气。
即使她穿着山寨妇女的斜襟衣衫，即使她的布裤上打着好几个补丁，即使她脚上套着圆口的布鞋，她给严欣的印象仍是羞涩的、恐惧的。
严欣发现，在自己注视她的当儿，郑璇一眼也没望他。
她垂着眼睑，眼皮蝉翼般抖颤着，双手扶着膝盖，两肩怕冷似地缩得窄窄的。
屋里出现了一个难堪的局面。
许是点亮了油灯，许是屋里走进了一个陌生人，女娃儿不哭了。
严欣看到小女孩坐在床上，脸颊上挂着泪珠，正眨巴着双眼瞅自己。
小女孩很漂亮，在她脸上的那股灵秀之气中，还能看到些罗德益的痕迹。
严欣的目光从叠着一条被子的木床移到屋内的各个角落。
屋子里实在太简陋了。
除了那张垫得很薄的床，一只小方桌，几条长板凳，镰刀、锄头、背兜等农具，唯一与农家有些不同的，是靠墙用砖垫着两只箱子，一只是漆成红色的木箱，严欣认识，那是当年凭上山下乡通知才能买到的十二元一只的薄板箱；一只是用工业包装箱改钉成的坚固的小木箱。
“你、你来干啥？
”严欣正在打量着屋头的陈设，不防郑璇疑惧地问了他一声。
他听得出，在她的口音里，已经丝毫没有当年的上海腔了，一口地道的山旮旯土话，冷冷的，既无柔情，更无热情。
严欣舔了舔舌头，他觉得喉咙里干得要冒烟，说话费劲极了。
“是这样的，我写了几篇短小说、散文，发表在报纸、刊物上。
”严欣极力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，“你看过吗？
”“没得看到过。
”回答的声气是极其冷淡的。
严欣本想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讲，不料刚开了个头，就被她堵住了。
该怎么往下说呢？
屋里冷了场，空气似乎僵滞了。
从寨子的另一头，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咬，泥土院坝外头，又有几声耗子咬一样的嘁嘁喳喳声。
风刮得更凶了，在寨路上忽隆隆撞着坝墙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破烂的茅草板屋也像破风琴般嘶叫起来。
天急逮地黑下来了。
主人决没有半点留客的意思，她仍泥塑木雕般呆坐着，大概是感到僵持下去实在无趣，才又勉强补充了一句：“ 不过，我听人说过的。
”“ 是啊，就是那么回事。
”尴尬的严欣总算抓到了话头，“ 我现在干的就是这个工作，到处走走，在生活里泡一段时间，写点东西。
这回，又有了下来生活的机会，我想到当初插队的沙坪寨，报了个规划，就来了。
”“ 噢。
”郑璇声调拖得长长地应了一声，再也没说第二句话。
严欣简直对自己恼怒起来了，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？
决不是的！
他要是不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朱福玲，要是没从朱福玲嘴里听说罗德益已经死了，郑璇一个人拖着女娃儿贫困地生活在沙坪寨上，他会想到来吗？
决不会的，他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，有一位老作家就劝他到离上海很近的洞庭东山去，说那儿有特色，条件又好，下去生活就像去疗养，可一站在郑璇面前，这些梗在喉咙头的话，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了。
他生怕自己说错了话，伤害了她，那么局面就更窘了。
严欣仍站着，神色沮丧。
赶了好几里山路，他的脚早就酸痛难忍了，但他没敢自说自话坐下去。
郑璇既不倒水，又不问他吃没吃晚饭，他都不在乎。
他暗暗怀着希望等待着，他相信她会说出几句客气话来的。
严欣把右脚的重心换到左脚上来，没话找话地说：“ 走进寨子时，我看到好些人家户都亮着电灯，你为什么不开电灯呢？
”难耐地等了好一阵，郑璇才嗓音干哑地说：“ 电灯线断了。
”“ 断在哪里？
”严欣又来了兴致，“ 我帮你接起来。
”“ 那是被人铰断的！
”郑璇突然生了气一般打断了严欣的话，提高嗓门道。
“ 为什么？
”“ 为什么，只为我前一段没钱付电灯费！
”“ …… ”严欣的嘴巴张了两张，再也没说出话来。
他陡然间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。
屋外的黑暗仿佛正抖开它的大幕，要把那小如黄豆般的灯焰包裹起来。
因为当年在沙坪寨生活过，来之前，严欣做好了种种艰苦的思想准备。
坐散发着汽油臭味和晕车人的呕吐秽物的长途客车，晕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，他忍了；下车后冒雨踏着泥泞道赶进沙坪寨来，浑身衣服打得透湿，牛皮鞋里浸透了水，他也忍了！
走进肮脏的泥院坝，站在破烂得散发霉味的屋子里，他也忍了。
他知道，插队时，所有这些，都是司空见惯了的，没啥可大惊小怪的。
偏僻闭塞的山寨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唯有郑璇的贫穷，唯有郑璇近乎痴呆的模样儿，他忍受不了。
难道当年自愿报名上山下乡，举着红旗来插队落户，十年之后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吗？
郑璇追求的，就是眼前这种不忍目睹的遭遇吗？
想到这里，严欣愤怒起来了。
他在自责，我还站在这儿磨蹭什么呀，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呀，不就是来找郑璇，来告诉她，甚至准备好来求她离开沙坪寨的吗？
严欣激动起来了，他往郑璇跟前走了两步，由于动作太猛，小油灯的光焰急速地晃动了几下，把他那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巨大的身影投到板壁上。
“郑璇，事情是这样的。
我碰到了朱福玲，听她说了你的情况。
我决定来，到沙坪寨来。
”严欣讲得太局促，太激动了，他舒了一口气。
这当儿，他发现，郑璇的脸仰起来了，油灯的光从侧面照着她线条明晰的脸，啊，这张脸尽管憔悴，尽管饱经了忧患，还是那么有特点，还是那么清丽娇俏，叫望过一眼的人久久难忘。
你看她那双眼睛，凄婉中透着惊惧，瞪得那么大、那么大！
这不就是那双严欣时常梦见的眼睛吗？
严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放缓了语气，接着说：“郑璇，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！
实际上，你过的根本不是正常生活，你这些年来过的是被压抑的、扭曲了的、自己也不愿过的生活。
你的生活是勉强地、艰难地维持下来的。
往后，连你想维持也维持不了，你必须离开这儿，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，到崭新的天地中去。
”郑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怎么离开啊？
”“带上小娃娃，坐上车，就能走！
”郑璇苦笑笑：“真简单。
可户口呢，谁同意我迁走？
哪个接受我？
离开这儿，到哪儿去？
”“回上海！
”“你是在说笑话吧？
”“不，郑璇。
”严欣却郑重其事地走近郑璇身旁，劝慰般道，“把你的情况向知青办反映，他们会……”郑璇连连摇着头，蓬乱的头发一下子披散在她脸上，她声音低弱地说：“该争取的，我都争取过了；该试的，我也都试了。
朱福玲没告诉过你吗？
不成，什么法子也不成。
”郑璇唉声垂下了头，“还是只有认命，求菩萨保佑吧。
”“菩萨”这两个字，从郑璇的嘴里吐出来，已经是第二次了。
严欣呆痴痴地盯着她，简直不能相信，这就是当年那个全省出名的先进知青，这就是那个曾在许多知识青年会议上现身说法，巡回讲用的典型。
她怎么会变到这个地步的呀？
严欣顾不得细想了，他眼下急着要说服她离开沙坪寨，他挥手截住了郑璇的话头：“不是求菩萨保佑，而是有一条现成的路！
”严欣看到，那披散在颜面上的乱发后面，那双眼睛像火焰似地闪出光来，他觉得捕捉到了郑璇内心深处的秘密，急急地说：“真的有一条路！
”“什么路？
”“和一个上海青年结婚。
”乱发后面那双眼睛里的火焰刹那间熄灭了，郑璇的嘴唇蠕动着，低垂下脑壳，呐呐地说：“你莫忘了，我结过婚，没得工作，还带着一个将近四岁的娃崽。
再憨的上海人，也不会笨到那种程度。
哪个还会想到来找我这个老婆娘呀。
”“我。
”好比破茅屋外头炸响了一个疾雷，勾着脑壳的郑璇猛地抬起了头，伸出双手撩开满脸的乱发，双眼像瞅见了妖魔般射出一片惊恐的光芒，她疯了一般狂叫着：“莫在这儿给我胡扯啦！
你这个神经病！
你来沙坪寨干啥呀，你走你的阳关道去吧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”严欣的心怦怦乱跳，他被郑璇这种突如其来的发作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半天才摊开双手，压低了声音提醒她：“郑璇，你冷静些，冷静些！
我不是说疯话，我是……”“走，你给我出去！
快出去！
”郑璇神经质地嚷叫着，歇斯底里般伸出手臂，呼地一下指着门口。
严欣迟疑了片刻，她便哭嚎着尖叫起来：“你再不走，我拿锄头挖你的眼。
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她从板凳上跃身而起，跑过去抓紧了锄把，举过了头顶。
严欣惊骇得不及思索，狼狈地转过身子，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茅屋。
慌乱间，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险些跌倒在院坝里。
他稳了稳神，才跑到了寨路上，没头没脑地向寨外走去。
严欣的屁股后头，传来一阵放肆的、粗野的嘲笑声。
那些偷听壁角、偷看西洋镜的闲汉和懒婆娘，一个也没注意，锄头从郑璇的手中滑落在地，她张开双臂，直伸着双手，追到门边，瘫痪般倚在门框上，脸庞立时变得黯淡无神，露出股绝望的神情。
坐在床上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女娃儿，不知是受了惊吓呢，还是稍稍有点懂事了，又拉开嗓门，“哇”一声哭开了。
霏霏的细毛雨越下越密了，远山近岭都笼在漆黑的夜幕之中，啥也看不清晰。
严欣头上的神经在“别剥”跳着。
他的脑子里发热，喉咙里在升火，深一脚浅一脚不顾一切地胡乱朝前走着，也不管前头是路、是田土还是水洼。
直到一头撞在粗圆笔直的柏树干上，额头上隐隐作痛，他才收住了脚步。
可以说，来之前，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设想到了，唯独刚才那种后果，他没有想到。
气恼、懊丧、失望、激忿，好几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各自伸出了利爪，在撕扯着他的心。
他失神地站在柏树干旁边。
此刻该怎么办呢？
拔脚离开沙坪寨，打回转么，不说他不甘心，就是他再急，也得等两天，等班车把他带到县城，再由县城回省城去。
可是在这乌漆墨黑的山野中过夜，根本不可能。
唯一的办法，只有硬着头皮，再回到沙坪寨去，找到过去相处较好的社员，借个宿处，吃上几顿沙坪寨的包谷饭。
细毛雨飘洒在头上，清醒是清醒些，可湿腻腻的，实在不舒服。
严欣想转过身，朝亮着电灯光的山寨走去。
陡地又想到了跑离郑璇屋头时，身后传来的那阵嘲笑声，他的脸上一阵发烧，又收住了脚步。
他晓得，在沙坪寨，这样的消息传起来比风还快。
这当儿回去，说不定还要引起众人的取笑，说出些难听话来哩。
反正，饿也饿了，淋也挨淋了，干脆，索性到晚些时候再进寨子去。
只是，老站在野地里遭雨淋也不是个事情啊，得找个地方避避雨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，永远保持“ 谜 ”一样的状态。
——蒋子龙 有人说，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，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，荒谬的，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
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，密密的树林、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，给了知青们理想、意志、道德、良知的熏陶，让他们理解了社会，让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别致的底蕴。
那是泥土带给他们的。
——云南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，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，当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。
那么，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。
——福建知青 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——叶辛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在醒来的土地上>>

编辑推荐

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在醒来的土地上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